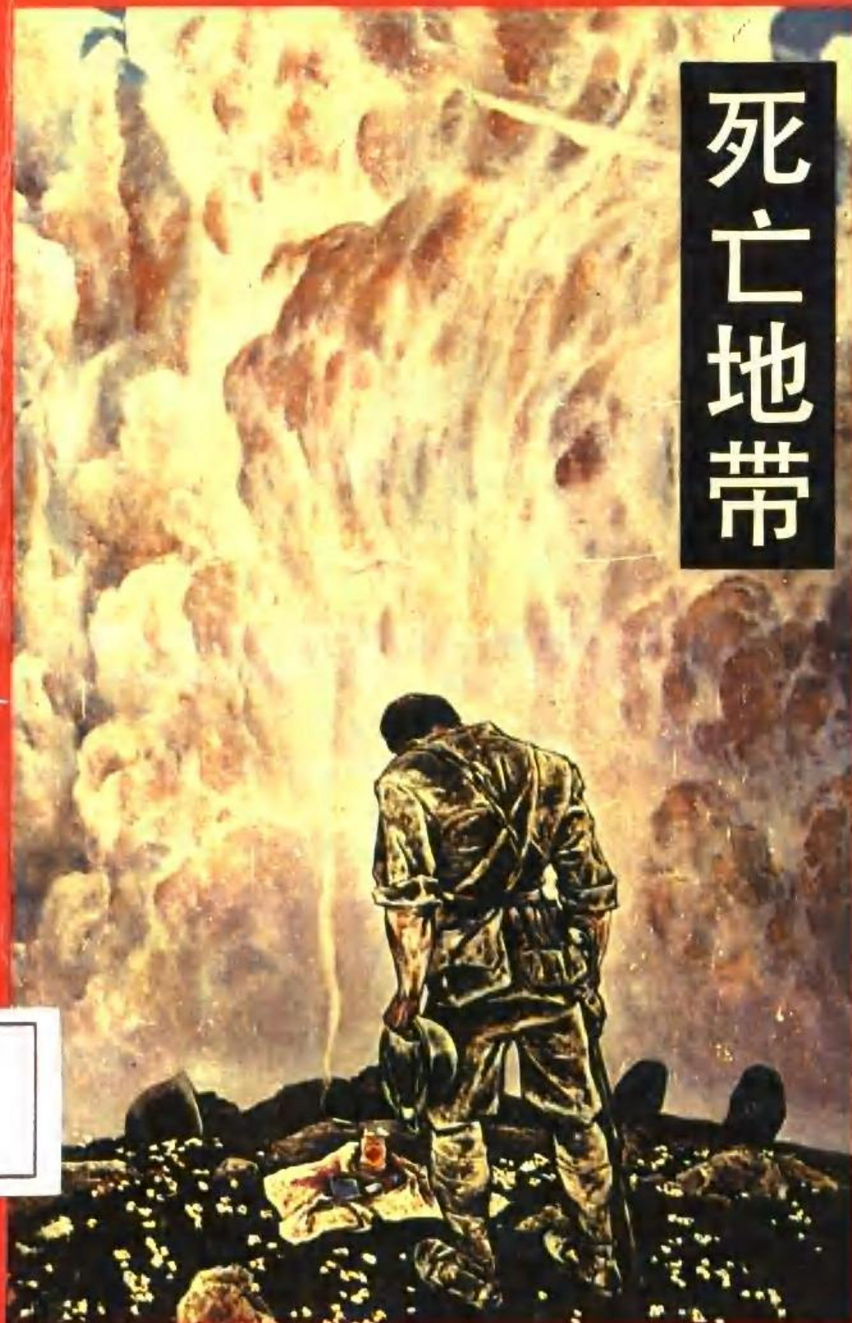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死亡地带



# 死亡地带

李培阳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## 死亡地带 / 李培阳 著

---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6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七二一四工厂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5.125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110,000字

版 次：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9,96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093—8/I·89

定 价：1.55元

---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## 第 一 章

“八一”节刚过，其实这天并不是八月一日，而是七月的二十九，在前线，不论是什么节日都是提前过的，我上阵地后的第一个生日就是提前三天过的。

“八一”节一过，我连就接到上级的命令——撤出防御阵地！

听到这个消息，刹时，东山防区的一线猫耳洞里疯狂了起来，一阵乱喊乱叫，不知是谁连呼了三遍毛主席万岁！郑师长万岁！因为蹲了五个月零八天猫耳洞，战士们盼的就是这一天。这种狂欢的心情，我是理解的。

他们实在不愿在这潮湿阴暗的洞子里多呆一分钟。

按命令我连要把坚守了五个月零八天的东山防区的十一个哨位，全部交给接替我们的一营一连。

一营一连是“双大功”连，是抗美援朝时的“牌子”连，那是铁牌子！把阵地交给这样的连队，还说得过去。

“撤出防御阵地，我连有新的任务……”

尽管这个消息不脛而走，已经传到战士耳朵里，但指导员沈传泽还是一板一眼地按上级的要求，把这道命令用电话正式传达到阵地上十一个哨位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也就是指导员搞了一次移交防御阵地的动员大会。

战争时期一切似乎都是这般简单。

这天夜里一点，我连开始分梯次撤离移交阵地，“双大功”一连同样是分梯次接防。

一切工作都是小心翼翼地在进行，唯恐被越军特工发现。一旦暴露了目标，那将会招致炮火急袭……

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东山防区的十一个哨位，完整无损地交给了一连，当一切指挥权交到了一连手里以后，我连才敢小小地自豪一下：坚守阵地五个月零八天，打退越军二十九次夜间偷袭，打死打伤越军三十三人，我无一伤亡，更值得自豪的是，我连战士马克夫捉了个活越南鬼子。

我和连长施正男，还有我排三班的五名战士是最后撤离防御阵地的。

临下阵地的头天晚上，接替我连防御的“双大功”一连，对我们六连最后撤离阵地的几个人，要来个小“表示”，一则是感谢我连交给他们一个完整无损的阵地，二来是对我们留下的几个人帮助他们熟悉了防区的地形敌情态势，表示谢意，三是借此机会让连长施正男同他们交流交流防御作战的宝贵经验。

一连带上来的罐头很多，品种齐全：竹笋、蜜桃、黄桔以及椰香、甘巴、梨茄这些为人鲜知品种都有，虎皮蛋和牛肉罐头搞了不少，我们都知道这些罐头都不是正常供应的，是通过私人关系搞到的。

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罐头，使我们大饱眼福，不用发出冲击令，七手八脚一扫而光，动作快的几个撑得肚膨腹胀。

这个小表示结束后，一连长请我们连长施正男讲话。一连长摇摇晃晃，有点醉不省事了，他手里拿着个空罐头盒，

红眼珠子勉强瞪着：“施连长，你总不能看着阵地从我们‘大功连’手里丢掉，说句心里话吧，不能望着老弟我丢脸，你有经验，交流交流……”

施连长摆摆手：“你放心，这阵地绝不会在你们‘大功连’手里丢掉，上级派你们来，也是考虑再三的，你们肯定比我们守得好，我们这‘光腚’子连的经验，说出来怕人笑话……”

一连长把罐头盒放下：“施连长，你把我看成是外人了，你们‘光腚’子连，哪一点不比我们‘大功连’强，现在就兴卖老牌子，老牌子顶个……顶个屁用……”

施连长见一连长醉意朦胧的样子，又急忙解释：

“……打仗这玩意，很难说哪些是经验，哪些是教训，再说，这战场上的敌情是瞬息万变，变化莫测的，有句古训：‘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，谓之神……’”

一连长眨巴着一对小眼睛，那神情显然是对连长施正男后半截话没听明白，说明他对我国古代著名大军事家孙子是很陌生的，知其军事思想就更微乎其微了。但一连长还是点了下头……

一连长是个小白脸，任“大功连”连长之前，是军区原司令员的警卫干事，正排职。去年司令员离休，把他送到一连去当连长，一连是“双大功”连队，也是司令员的老连队……

我看着一连长那小鼻小眼的样子，心里不免产生出“这把子形象，怎么能镇得住‘大功连’呢！”

晚上，我和连长施正男挤在一块床铺板上。

上阵地五个多月，我跟施正男这是第二次见面，平时只有在电话里通过那根蛇皮一样的塑料管通话。

这次见面，尤其是在撤下阵地时，我心里很是激动，仿佛是储存了几个月的话，都想掏给连长，看得出连长也有同感。果然是这样，我俩坐在床板上聊天，夜已很深，四下鼾声如雷，我俩却没有睡意，干脆吹烟圈。

一盒“春城”牌香烟，不大一会光了。连长是个新“烟鬼子”，过去烟酒不沾，也曾发过誓：一辈子不喝酒抽烟。说是影响寿命。自从上了阵地，蹲进了猫耳洞，他可憋不住了，不抽则罢，一抽而不可止，几天他就成为六连烟坛上一颗脱颖而出的“新星”。一盒“春城”二十支，五十几分钟烟尽盒空。不过瘾，干脆再用慰问信卷茶叶抽。

抽那发霉的茶叶我抽不来，抽一口，满嘴苦涩，再加上那慰问信纸太厚，吸起来费九牛二虎之力，一支大“喇叭”，我吸两口就扔掉，连长叼在嘴上不松口，他头不抬眼不睁，“巴唧巴唧”地抽得有滋有味。

抽着这茶叶，我和施正男扯起排里的一些事情。谈到下阵地后，将接受新的任务，连长把手里的烟捏巴死，在洞壁上使劲地揉揉，他怕火星烧了腩底下的“73”式军用毛毯。尔后问我：

“裴衣非，指导员老婆的事你知道吗？”

我疑惑地望着连长，洞壁上的煤油灯光在他脸上一跳一蹦，这时我才发现他脸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夺目的光彩，他也瘦了，脸好象比先前长出了二公分。他见我十分疑惑就又说：

“指导员老婆给他来的信，你也就更知道了。”连长

说这话时，根本不象是在对我说，象是对洞壁说，更象是自言自语。

“怎么，指导员老婆出什么事了？”我愕然地盯着连长的嘴，他的嘴又闭得很紧，象死鱼一样，一动不动。我的嘴此时可张得老大，似乎是得不到回答，我的嘴是永远不合死了。

连长没有象我看他那样看着我，而是把头埋着，沉默了一会。

“唉！睡觉吧。”他怅然地侧身躺下了。一条腿压着我的脚，我脚上穿着凉鞋，他侧转身，又是一声叹气。

听他这粗憨的叹息，再加上是关于指导员老婆的事，使我初步意料出是件什么事，但没有再问，也象施正男一样仄棱着身子躺下。

我俩背靠着背，他那脊背热古噜都，粘乎乎，又酸里巴叽的，好在是他不胖，脚丫又不太臭，不排出大量的热气，要不实在没法躺。

“衣非！”连长转过脸。“指导员近来心情不好，下阵地后，你帮他把防御阶段的工作总结搞出来；还有一些事迹材料，在接受新任务之前，还要发展一批党员，你们排的仲马这次一定要发展……”连长嘴里喷出一股股热浪，冲得我耳鼓一抽一抽的。“下一步工作更重，新任务将是很艰难的，战士们的情绪一定要稳住，防御进攻战和防御战不一样，真打起来战士的思想会有波动的……”见我一直没有吱声，施正男认为我睡过去了，伸过手拨弄我的肩膀，“你睡着了？”

“我在听着。”我看着黑咕隆咚的空间，嘟哝了一句。

连长又接着说：“指导员老婆的事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下阵地后，也不要打听，他思想压力挺大，我估计他会找上面处理的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我从来不打听娘们的事。”我依然是对着黑咕隆咚的空间说。

停了少许，连长又说：“下阵地后，我估计最多等十天，就要搞模拟训练，我们现在的体力都不行了，蹲猫耳洞蹲得一点力气都没了，下阵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拉体力……”

连长说着说着便打起了鼾。

我这时虽然也困，但脑子里打滑。

移交阵地是件很繁琐很劳累的事情，接连几天都是连轴转，就是让你去睡你也睡不着，连长连长就是一个连队的家长，大事小事都往他身上摞。

过去，连长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，是一个硬丁丁的山东汉子，从他那名字上也见得一斑阳刚之气，没想到他今晚的话语里，也内蕴着一些苦衷乃至一些惆怅。

连长施正男，山东阳谷县人。

我在未见到他之前，曾把他和他家乡景阳冈的武松相提，他是以武松打虎的那威武雄壮的形象存在在我脑海里的，当然这不是我凭空虚构的，在师警卫排当排长时我曾听别人讲过一段施正男打猪的小传奇。

那是一九七九年，施正男在师侦察连当侦察班长，这年春节，连队要宰一头猪，司务长指着猪圈里的一头三百多斤的大肥猪，对着猪圈墙外围着的四十多号人说：

“谁能十拳把那头猪打死，奖励他四个猪蹄！”

在场的四十多号人没有一个敢应战的，大眼瞪着小

眼。

司务长很蔑视地说：“哼，还是侦察兵呢，我不会拳功，也能打它个半死……”

施正男走到司务长面前，把攥得发响的拳头一伸，“我五拳打死，再加两个猪耳朵一根猪尾巴棍！”

没等司务长反应过来，施正男把身上的棉衣一脱，只穿了件大红色的春秋衫，一个箭步，窜进猪圈，那攥得咯咯响的拳头，铁锤一般地朝着那头三百多斤的猪夯去了。

“噏！扑哧扑哧……”

五拳，一拳不多，只听那猪“哼”了几声便倒下了……猪死了。

全班跟着施正男这个班长享受了四只猪蹄、两个猪耳朵、一根猪尾巴棍……

有了这个故事，我脑子里就有了施正男这个形象。

后来，不论在何地，每当人们提起武松打虎，我马上就联想起打猪正男，我想，那一定是一个不亚于武松打虎的惊险镜头……

一九八四年初，我离开了师警卫连，来六连任职。赶着毛驴到车站接我的就是他——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施正男。

见到施正男后，我才觉得我的“形象观念”太旧了。

眼前的施正男远不是武松式的人物。

施正男中等偏下的个头，瘦巴巴的，窄窄的条子脸，象块磨刀石一样，两头微微翘起，黑红的脸膛，质地象块上了漆的钢板，从走路的架势来看，他有一定的军人素质，体魄刚健有力，坐到毛驴车上，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：

“你怎么想到六连来？”一口很响亮浑厚标准的普通

话。

我稍思量了一下，“我看出来了，在师警卫连当那排长，没多大出息，生活死板，不火热，我这人不甘平静，要求下步兵连锻炼锻炼，我亲自找的师长，师长点头，干部科长就不敢阻挠，并让我在全师范围内挑连队，也许是对我这个大学生的特殊照顾，我就毫不客气地挑了六连……”

“我是问你为什么愿到六连来？！”施正男加重了语气。意思好象我前边说的都是些废话。

“噢……”我略打了一下牙腔，“因为六连连长是先进人物，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有些人就不愿在先进人物手下干工作，我却不是，我感到在先进人物手下干工作舒畅……”

“是心里话吗？”施正男眼皮一下也不眨巴了，直瞪着我。两片嘴唇朝上翘起，象被开水烫开的扇贝。

“我这个人不会耍嘴皮子，你如果会看人的话，从我的外貌上也能看出点来，我的嘴唇太厚，笨巴啦叽的……”

施正男打量了我一会，点点头，“听说你笔头子挺厉害，到时候写写咱们连。”

……

来到六连的头天，晚饭后，施正男就拽着我去打篮球，我虽个大，但对篮球确是一窍不通，这一点不是谦虚。我第一次打篮球时，就把手指头崴了，以后再不敢照量那家伙了。

篮球场上，我看到施正男三步上篮时，一跃腾空，把个篮球轻轻地放入了篮筐，他那轻松敏捷的弹跳，不能不叫我怀疑他那双大白色回力鞋里装上了特制的精钢弹簧。

听指导员沈传泽讲，连长施正男原是师篮球队的。入伍前是县田径队百米运动员。曾经在青岛业余体校田径队训练过，一九七〇年跟着母亲回到老家——山东阳谷县。一九七四年入伍，先是在师侦察连当侦察兵，半年就当上了班长，一九七五年冬天，部队推荐他去广州体育学院学习，后因参加军区拳术比武，没有去成。

这是军区举行的首届拳术比武，这次比武，他是班长，他们班那套螳螂拳打得漂亮极了，一举夺魁，获了三个头奖……

这三个大奖状，是军区司令员亲手交给施正男的，施正男永远铭记着司令员握着他手时说的那句话：“小伙子，打得很棒，望继续鼓劲！”司令员这声“小伙子”叫得多么亲切，多么使人激动。

当他抱着奖状从台上走下来时，镁光灯还在不停地对着他“咔嚓”，那么耀眼的光……

这是多大的荣誉呀！他深切地感到，人在事业上的成功，是莫大的幸福啊！

这次拳术比武获得了三个头奖，不仅为连队争得了荣誉，而且为师、为军添了光彩。

比赛结束的那天下午，他自掏腰包，领着班里的兄弟们到了济南“聚丰德”餐厅狠狠地掠了一顿。

回到连队。军长的电话就已追到师里：施正男在这次军区拳术比武中表现很好，为我们军争得了荣誉，要做骨干保留下来。

军长电话的意图，师里准确无误地领会了。年底，也就是元旦前两天，师干令（19）号的红头文件上，任命施正男

为侦察连一排长。

这可是红头文件，可不是在济南“聚丰德”餐厅里班里的弟兄们跟施正男开的玩笑。

谁都说施正男这小子有当官的运气。可施正男自己却不信这套。他对别人讲：从前一个巫婆给他算过命，那巫婆捏巴着他的头，象是捏巴着一个西葫芦一样，嘴里嘟嘟喽喽地念叨着——“头长会写状，头圆会种田……”巫婆说他头长，长大一定当官，他不信，他说巫婆是收下了他母亲的两块钱。说坏了，花钱买了个不愉快，说好了，花钱买了个愉快，说不定再一激动会再递上两块。施正男也有自己的一套当官的理论：他认为一个时期有一时期的条件，“文革”时期能造反的就能当官；什么是才能，才能就是社会的需要。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，那么知识分子就香起来了，就有了当官的机遇，这类例子他能说出“古今一百例”。

他本身就是这样，遇上了军长，又赶上了一个好机会，提排长不到一个月，正巧赶上济南陆军学校招收第一批参谋学员，他被选送上了学……

一九八一年，施正男毕业了。先是回到原侦察连，后又调师作训科当作训参谋，他是很不愿到机关工作的。他的性格不适应机关这个环境。开始执拗不去，可干部科长找他谈话，首先肯定的一条是：“你学的是参谋业务，你的学习成绩门门都是优秀，这么好的成绩是难得的。”

施正男对干部科长解释：“你千万别看那张成绩表，那纯粹是骗‘二杆子’的，现在哪个军校不会搞这一套，一百个学员，来自一百个单位，最后一个单位才一个优秀，谁不

想从自己学校送出一百个优秀学员，这种手腕子并不高明，真有本事的，不在那点考试成绩上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命令已下了，你还是服从命令吧！”干部科长是不需要多解释了。

施正男在作训科当了一年半参谋，一九八三年初，到六连任连长，说是让他来改变一下后进连队的面貌。其实走这一步棋，他心里清清楚楚的……

施正男是有股魄力的，有一股子实干精神，上任后，他抓了一件事，是件最不起眼的事情，他不象有些新官上任烧的那三把火：一整班子，二订制度，三抓军容。他绝对不去贩卖这些繁琐的陈旧的货色，因为这些东西军队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上都写得一清二楚。

而他抓了这样一件小事：

那是他上任后的第二天下午，连队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。会后，他宣布一条决定：

“今后不论是谁，不许在会议桌上的塑料布上乱写乱画。”说毕，他指着在坐的几个排长和班长面前的塑料布：

“谁写的，请马上擦掉！”……

这样的小事，的确算不上了不起的事，但这类小事都逃不过他施正男的眼皮，谁还敢出门不扣“风纪扣”；谁还敢留大背头、小胡子；更不敢不请假私自上街去和当地的姑娘拉拉扯扯……

一年之内，六连的面貌确实变了。

这年年底，施正男被评为军先进典型——新时期的连长标兵。

这个荣誉他不要，他想的是六连还是个“光腚连”，六

连荣誉室墙上还是白板一块……

师组织科长说：“不要不行，先进个人和先进连队的标准不一样。”

“施连长的确有本事。抓部队很有一套，就是现在让他当团长也当了。”

从指导员那赞叹的语气里，听得出他对连长施正男很是钦佩的。

我们在一起这些日子里，指导员沈传泽常敲打我：“连长这个人，性子怪急，上进心很强，摸透了他的脾气是很好处的……”

到六连头几天，施正男问过我个人一些情况，对我的家庭是小事不管，大事不问。他自己也从不说自己家庭情况。有一次，偶然听指导员沈传泽说过，连长的父亲是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武官，后来不知怎么死去了……

为此，我对连长施正男的家庭情况一直不敢问。

……

下阵地后，我们连集拢在休整营。

休整营，听起来还以为是一个象样的营盘，其实，就是一块敌人炮弹够不到的斜山坡。这个鬼地方闭塞得很，四周没路，山下有条盘龙江，每天可以光着腩下盘龙江洗两回澡。战士们进了江就象脱了缰绳的烈马。

疯狂了几天，人活动开了，伙食又改善得好，那些蜡黄的脸片子上也见到了几分血色。

下阵地后我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完成连长下阵地前那晚交给我的那些事：帮助指导员搞防御阶段的总结，写事迹材料

.....

当然，除了这些外，还要安排排里的工作。照相、理发、领枪、领粮、买煤油，住院治骚痒……千头万绪，三头六臂也扒拉不过来。

这天晚饭后，指导员沈传泽对我说：

“这段时间，排里的工作可先交给三班班长，上面让我们连组织一个英模报告团，到昆明作报告，具体事迹材料你负责写写。”我看看指导员那表情，象是对我默哀，走路象是刚放进水里的小纸船左右摇摆，我知道他定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，他的忧伤是什么呢？我对指导员的吩咐，是尽十二分努力去做的，这也不排除我对他有了同情心。

这样我就要负责组织英模报告团。除此之外还要接待上级安排到连队的慰问团、记者、编辑、作家……

我最不合作接待安排工作，天生一副冷面孔，在家时姐姐总是嘲讽我，说我报考公安大学、武警干校面试准一次通过。我深信我做不好这项工作，可指导员沈传泽则认为我肯定能做好，他说：“衣非，你是大学生，是文化人，对那些有文化的人，你能对付得了。”

我并不完全否认指导员的这一观点，但也并不认为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的人。

我接待的第一个记者就没接待好。

那是一个部队记者来我连采写新闻稿件，来之前，就拟好了三个选题：一是——万元户的儿子在前线；二是——大学生在前线锻炼成长；三是——当他接到亲人病故的电报时。

我一听他这三个选题，心肝尖发麻。并不是说我对这个选题没兴趣，也不是觉得这些内容空泛而又俗套，更不是认

为这些东西没有多大实际教育意义。要我自己说为什么心肝尖发麻，我也说不出来。于是我就对记者说：

“我们连队没有万元户的儿子；也没有大学生，也没有接到亲人病故的电报。你还需要哪方面的？”

记者用那善变的目光打量着我，所流露出的一点神情，是怀疑我对他没讲实话，这么大的一个连队就没一个万元户子弟？就没有大学生？就没有亲人病故的？他的目光穿透力极强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就耸起那本来就向上竖着的睫毛。

“其它方面有什么好的事迹？”

“我连有一个很有钱的战士，倒很有写头，我是挺感兴趣的……”我说。

记者：“是战士万元户？”

我不加可否点头。“这个战士上前线后，在阵地上挣了一大笔钱。”

记者惊愕地问：“阵地上怎么能挣一笔钱？捡的吧？”

“说起来很简单，这个战士捉了个俘虏，上级奖的。”

“奖的？”记者的目光闪着几分迫切，那样子好象要问我哪里有俘虏他也要去抓一个。

我向记者解释：

这个战士就是我们排的马克夫，这名字是后改的，原来叫马科富，他说自己将来要当马克思的弟弟，要在世界上创出个马克夫主义，所以就写成这三个字。看起来也确象个外国人名。

那天夜里十二点半，越军三个特工来我东山防区的七号哨位偷袭，在向七号哨位摸进时，一个特工脚下“轰——”一声响。我们的哨兵都清楚这是来偷袭的小鬼子踩上了我们